

学
习
一
刻



敢于担当



善于作为

沈顺鹏 刻

每一期一推



七绝·立夏随感

◆ 沈若蝶

风雨飘扬暗送春，繁花落尽漫香尘。
休嗟岁月迂回转，夏日风光别样新。

遇见

◆ 吴辉龙

遇见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力量
就如树上的枯枝败叶遇见秋风
酷似无情
却是为了春天再展新姿

遇见是一种包容的情怀
黑暗 冰雪 乌烟瘴气
当遇见阳光
就如百川入海
瞬间升华一种可贵的品质

遇见是一种生存与否的较量
水遇见火或者火遇见水
不容
演绎着一场激烈的搏斗
用成败检验
储蓄能量的大和小

鱼到大海
畅游自己广阔的世界
鹰入长空
搏击自己人生的目标
马上疆场
驰骋自己精彩的道路
因为是机遇
谱写的风景线更亮丽

怀念婆婆

◆ 沈随端

刚做她的儿媳时，总是不习惯唤她婆婆。因为她与我祖母同岁，就像我的奶奶一样。

那时候，她的小儿子还在部队当兵，作为儿媳，我每当周末都去看望公公婆婆。公公每逢周末，都会早早准备好许多我爱吃的菜，让婆婆做。婆婆一大早就把锅洗得干干净净，等我一到家，我们便开始做饭炒菜。我与婆婆配合得很好，尤其是炒有绿叶的蔬菜，婆婆烧火，我掌勺。炒绿色蔬菜最讲究火猛、油足，婆婆烧火的时候很认真，我们做出来的菜自然鲜绿可口。我夸婆婆火烧得好，她夸我的菜炒得香。

生活上，婆婆很爱整洁，平时会把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，就连柴草都扎成小团团再放到灶前备用……她总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让人看到就心情舒畅。

有一次，我感冒咳嗽。婆婆听说蛋茶可治咳嗽，清晨就把一碗热腾腾的蛋茶做好让我喝下。婆婆做的蛋茶很腥，在她的耐心劝导下我才把蛋茶喝完。还有一次，我午休刚醒就闻到房间飘来的一阵阵柑子香。原来，婆婆趁着我午休时去了距离家约四里远的园地摘了好多柑子，要我尝尝。每当荔枝成熟的季节，家人忙着摘荔枝。婆婆会挑选一些又大

又红“圆屁股”的荔枝给我。因为圆屁股荔枝肉多、籽小、口感好。

婆婆很节俭，衣服补了又补，穿了又穿，给她买的新衣服舍不得穿。好的饭菜留给家里人吃，她却吃剩饭剩菜；婆婆平时有个小病小痛，怕花钱而不看医生。这些已成习惯。

婆婆身材矮小，因为劳伤手指多处变形，每当头发长了，多是让我帮她洗头剪头发。婆婆生于民国年代，很保守，衣服要穿大裆裤、汉式衫。有一年夏天，我买了几件圆领口衬衫，因穿着露出脖子，她就不肯穿。还有一年梅雨季节，婆婆浑身长满了湿疹，她只要我帮她搽药，绝不让儿子帮忙。

婆婆去世的前几年曾对我说：“听说今后老人都可以领老人钱（养老金）。”我安慰她说：“您一定要好好的，到时就可以领到老人钱了。再过几年高速公路完工，您很快就可以看到动车从我们村庄的后壁山经过……”

转眼，婆婆离开我们即将九周年。如今，老人们都能领到“老人钱”了，动车也每天从我们村的后壁山经过……婆婆要是健在，她也能领到高龄补贴呢，她一定会很开心……

童年记忆

叶志雄

故乡的记忆是暖暖的。记忆里的故乡，是童年的故乡，是灶下的地瓜，酸酸甜甜的野果“多尼”，清新的田野，田里的泥鳅，溪里的蚬子……

小时候家里穷，一家人挤住在老屋里。老屋的门口有个小房间，是厨房，厨房里有大大的“老式灶台”，陪伴我度过温暖的童年。

母亲做饭时，我常常坐在灶门口的矮凳上帮忙添柴火。那个时候，烧火做饭的常用自己家的稻草，也有荔枝树枝或者龙眼树枝。在寒冷的冬天，灶门口添火烤暖，是童年暖暖的记忆。

我常常往灶洞里放几个地瓜，用火星火种覆盖起来。不到半个小时，香味便漫溢出来。我迫不及待地把地瓜掏出来，管不了外面那黑乎乎的一层皮，也不在乎多烫手，掰开就吃。灶下烤出来的地瓜，香甜可口，特别好吃。时至今日，那热乎乎、香喷喷的烤地瓜，依然是我心中最好的美味之一。

小时候，村前的小溪清澈见底，是小伙伴们游泳钓鱼抓虾捞蚬子的好地方……每年夏天常常约上几个小伙伴捞蚬子，拿上一个筛子一个桶，泡在浅水中筛啊筛，渴了就喝一口从身边流淌而过的溪水，甘甜可口。回家时，每个人都收获满满，随便母亲怎么做，醉蚬子、炒蚬子，蚬子汤里加上几节葱段……

小溪边上田野。水稻收割后，地里还有水，正是抓泥鳅的好时节。几个伙伴挖来一种植物“剑麻”的根部，捣烂，泡进水里，就成了“药水”。把“药水”均匀的洒在稻田里，不一会儿，泥鳅便晕乎乎地浮出水面。用这个办法抓泥鳅，每次都能满载而归。

童年的记忆深处，温暖而又依恋的还有村前的池塘。每到夏季，这里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童年不少的快乐时光便是在池塘度过。

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常带我去池塘戏水、学游泳，

偶尔和一群小伙伴到池塘游泳。我们比赛着谁脱衣服最快，然后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跳入水中。

没有家长的约束，我们一下子都兴奋了起来，我一个猛子扎进水中深处，到另一小伙伴身边时，突然一下子从水中冒出，吓了别人一跳。戏水、游泳、追逐、嘻闹……整个池塘成了一片欢乐的天地。

池塘边上，是村里生产队晒稻谷的“灰埕”（水泥地）。夏天的夜晚，最开心的事是小伙伴们早早地在“灰埕”铺上草席，围坐在一起，边纳凉，边听我父亲讲故事。

父亲在小学当老师，年轻时看的书很多，讲故事通俗易懂、生动活泼，大伙听得津津有味。父亲讲到关键之处，常常打住，点上一根烟美美地抽上几口，再喝上几口水，问：“大家还听吗？”“听，快点讲。”父亲在大家的焦急等待中继续讲故事。

印象里，父亲讲的故事有《杨家将》、《隋唐演义》等小说。记忆最深的是父亲讲述《说岳全传》。至今，我对小说的故事情节还记忆犹新，尤其是岳母刺字“精忠报国”的片段更为深刻。前年夏天，我们一家三口去杭州旅游，在岳王庙，我滔滔不绝地讲述南宋名将岳飞抗金故事。我告诉小孩，我所讲的其实就是当年你爷爷给我们讲故事的内容，虽然40多年过去了，但记忆深刻。

夏天有月亮的夜晚，也是“救国”（捉迷藏）的好时光。找人的小伙伴背向大家，闭上眼睛，嘴巴数着“1、2、3、4……”其他小伙伴四散开来，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。

稻谷收割后，村里多了一堆堆的草堆。我就躲在草堆里，把稻草掏出一一些，身体藏进去，然后再把稻草盖在身上，如果不动，别人根本找不到我。

当找人者找得极不耐烦的时候，有人就会适时地主动大喊：“我在这！”然后陪着他一起去找其他人。

月光下，我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……

在交通不便，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，手摇拨浪鼓的老货郎，是那时最受欢迎的乡村“来客”。

小伙伴们一听到“布一隆一咚，布一隆一咚……”特殊的鼓声，总会一拥而上，把老货郎的两个箱子团团围住，左瞧瞧右看看。

大人们也会放下手中活计，围拢过来讨价还价，买点生活日用品。

老货郎的到来，原本静谧的小山村一下子热闹了起来。

到了秋天，甘蔗林便是童年的青纱帐了。绿纱摇曳晃晃间，蔗林迷藏冬来蛹。随手掰下一根甘蔗，一口一口咬掉外面的硬皮，露出雪白的肉瓢，咬一口，嚼一嚼，那个甜啊，就像蜜一样。

小时候，常常帮忙干农活：插秧、收割水稻、拔花生、摘黑豆……母亲常常生起一炉炭火，煮上一锅黑毛豆，吃得大家满嘴黑乎乎。多年以后，同学来乡下，专门点名要吃“黑毛豆炖猪蹄”。在同学眼里，这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。

小时候，常常和小伙伴结伴到山上放牛。大伙最常做的事情就是“贡土窑”。在缺衣少食的年代，土窑里的地瓜大多是用别人家的。

放牛时，大家也常常结伴找野果。经常找到的是“多尼”（学名“桃金娘”）。

牛悠闲地吃着草。

玩累了，大伙儿或看着小人书，或闭目养神，幻想着未来的生活……

转眼4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已人到中年，大伙平时在全国各地“讨生活”，事业有成。春节回老家乡间过年，聚会时再次聊起童年时光，大伙阵阵欢笑。笑声中我回到桌边把剩酒悄悄喝下，眼中都是泪花……

